



启功

谈艺录

张志和学书记

张志和◎编著



啓功

谈艺录

张志和学书笔记



张志和
◎ 编

藝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功谈艺录: 张志和学书笔记 / 张志和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80252-361-6

I. ①启… II. ①张… III. ①汉字—书法创作—文集
IV. ①J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6665 号

启功谈艺录——张志和学书笔记

编 著: 张志和
策 划: 石永奇
责任编辑: 刘丽莉 郑治清
摄 影: 杜长风
装帧设计: 姚 洁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电子信箱: huayip@vip.sina.com
网 站: www.huayicbs.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2-361-6
定 价: 68.0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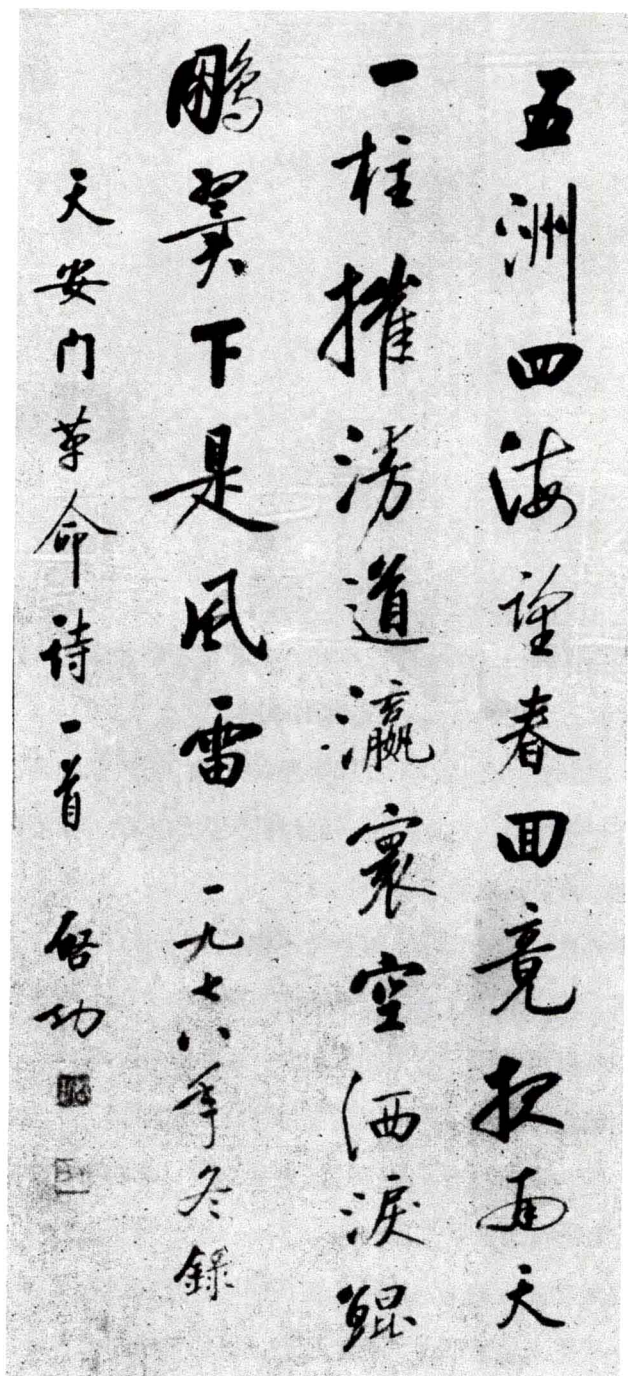
写在前面的话

本书内容是我自1992—2005年十三年间，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小红楼六号，聆听恩师启功先生为我讲解书法艺术及相关知识所作的笔记。

我于1992年，亦即启功先生八十岁那年考入先生门下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能有这样一个机缘，对我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幸运，因为我自幼对书法就抱有一种莫名的乐趣，因为我崇拜启功先生。

我九岁开始学书法，四十年来一直坚持不辍。年轻时，从报上读到一些谈书法的文章，也就很自信，或者很冒昧地说，学书法未必要有老师。不就是临帖嘛，我只要写得像字帖一样，不就可以了？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到1980年，算起来我已经练了二十余年的字，却仍然没有写好。这期间，不知生出过多少感叹，每每以为天下事之难，恐怕没有比把字写好更难的了。这才明白，学习书法必须拜老师，可是，高明的老师在哪里呢？

我第一次见到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是在1980年。我订阅的《书法》杂志上发表了先生写的一首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我至今还记得那首诗的内容是：“五洲四海望春回，竟报南天一柱摧。漫道瀛寰空洒泪，鲲鹏翼下是风雷。”那时，我虽还不能很好



作者最早看到的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见1979年第3期《书法》杂志）

地理解这诗的含义，也不知道先生的学问有多大，但那字的神妙，却让我对启功先生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敬慕。以后，又陆续见到先生的书法。有一次在电视上还看到先生接受采访时，即兴挥毫，那种安闲自如地运笔挥写的情态，虽然在瞬间并没有看清楚先生所写的内容，却使我油然产生一种渴慕之情：先生如能教我，该有多好啊！

在以后的临帖过程中，我时常幻想，假若先生站在我身后，他会给一个什么评价？什么时候我能够写得好一些，带着我的字去北京拜访他？有时，甚至想象先生居住的房屋是一个什么样的布置，书房是个什么样子，案头有些什么摆设，甚至院子里有一株什么树，旁边有一个多大的水池……都有很清晰具体的想象。当然，这与我后来见到的情景，全然不同。但这种想象和向往，却一直是我学习书法的一种精神动力。

1980年以后的十几年间，我一直沉浸在临池学书的苦乐之中。临帖习书，往往是纸不尽墨不竭，就不能停下来。没有几案时，常蹲下来在地上画，走路时在空中画，睡觉时在被子上画。这个过程，正像铁杵磨针，但始终见到的只是“铁杵”，何时才能看到“针”呢？

1992年，我获得了河南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文学硕士学位。屈指算来，我业余已经临池学书二十五载。出于对启功先生学问的敬仰，我毅然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启功先生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而且居然幸运地考中了。入学时，我的另一位恩师邓魁英先生，她是我的副导师，特意安排我做启功先生的助手，也就是为先生做一些收发信件之类的小事，这使我有机会经常到先生家里去。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坚持在学习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之外，每日临池习书，并且争取做到每周交一张临写的字给先生看，请他指教。在师从先生的三年间，我只要在校，每日必临池，这一点还真坚持下来了。虽然由于客观原因，并没有完全做到每周都向先生交“作业”，但“作业”还是经常交的。并且，每一次听过先生为我批讲，我都马上回到宿舍，顾不得吃饭或干别的事情，先坐下来，将先生所讲的内容记录下来，同时将先生所批改或为我作示范写的字，不管是在元书纸上还是旧信封、小纸片上，



我都保存下来，以备以后温习。

三年后，我获得博士学位，毕业离开北师大，也还时常回去看望先生，聆听先生的教诲，一些有价值的谈话内容也都回忆记录了下来。就这样，一直到2005年6月30日先生驾鹤远去，十三年间，我整整写了两本笔记。因为有幸得到先生这样的谆谆教诲，我的书法学习，才有了些许长进。我常常想，先生对我的指教，就像为我捅破一层层的窗户纸，每捅破一层，都使我看到一片新天地。没有这个过程，我如今肯定还在五里雾中，而不会有任何成绩可言。

我自认为，这笔记里所记录的，虽然是些零札短章，却可以说是先生人品的一种印记，也是他学问之一斑。从中可以窥见他关于学习和创作书法艺术的“秘诀”所在。尽管由于我所学有限，这不可能是“秘诀”的全部，但对我来说，亦是特别珍贵。我以前曾想将这“真经”秘而不宣，作为私人的记录珍藏起来，但一想到恩师的学养和人格，我就为有这样的念头感到羞愧，天底下有多少苦于得不到真正的老师指点而难以把字写好的书法爱好者啊？我在没有见到启功先生以前不就是这样——一个“书痴”？这虽然是先生教给我的，但它本来就不应只属于我个人，应当用它惠及天下所有爱好书法艺术的人。

现在，在我感恩于启功先生教诲的同时，却已经无法用什么来报答先生了。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好好做人做事，也将先生传授于我的这些学问和书法方面的知识，公诸世人，使所有与我一样尊敬或者仰慕启功先生的人，分享我之所得，也对先生的为人和学养更多一点了解。对于那些如我一般的书法爱好者们来说，我真诚地希望启功先生这些关于书法艺术的见解会真正有益于我们提高对书法艺术的认识，使每一个学习书法艺术的人都从中能有所受益。

这本以我的笔记为主的书，可以说，是我自己亲见亲闻的、我自己崇信的“经”，并且是每一次听过先生谈话后当天所作的记录，是“我听启功先生这样说的”。所以，为了让尊敬的读者能够体会到先生所讲的真实情况，我尽量不加修饰，最多不过是对一些读者了解不多的历史资料或相关人和事做一些补充说明。其中的一

小部分内容，曾经应《中国文物报》之约，在该报开过一个栏目叫《启功先生教我学书法》陆续发表过，这部分内容这次收入时，又据我当年所作的笔记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其余部分则从未面世。

另一点要说明的是，先生的人品、学识以及艺术造诣，世有定评，不是这本小书所能介绍的。而我师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古籍整理专业，先生为我讲授的专业知识，不在本书介绍之列。因为本书所记录的是我“业余”学习书法的一些情况和先生的一些生活情境，是先生“业余”教我的一些知识。先生所讲，都是根据我随时临帖习字的情况，或偶然提出的话题，漫谈式地开导我。有时，间或插入一些别的话题，所以，并不系统，也并不是纯粹的谈书法。有时，举出一些历史上的人和事，或因书法问题亲笔为我作示范，常常是点到为止。所以，采取笔记的形式，标明日期；根据谈话的主题，加上提示性的标题；各篇长短不拘，为的是不加水分。为了让尊敬的读者更直观地了解先生所讲，凡当时先生有批改手迹的，或者我仍保存着的当时临写的习作，一般都作为本书插图排出，牵涉到古代碑帖或书籍者，也尽量以图片形式显示。

本书名之为“启功谈艺录”，“谈”者乃恩师启功，“录”者乃学生志和。之所以名为“谈艺”，当然主要是对我谈书法艺术方法的知识，间或涉及到书画鉴定、诗文声律乃至一些先生所谈的掌故逸闻甚至他生活的情景，生活本身也是一门艺术啊！所以，不才自度，这个书名或者还算恰切。但只是我之所“录”极为有限，整理记录的过程中，难免有疏漏舛错，还要请尊敬的读者多赐教诲。

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 001

- 一 初次拜见启功先生 谈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 001
- 二 谈音韵及吟诗 “习字秘诀” · 003
- 三 谈《论书绝句》出版等事 · 007
- 四 初谈汉字结构的黄金分割比例问题 · 008
- 五 谈字“势” · 011
- 六 谈书法艺术的继承与创新 · 013
- 七 鲜于枢作书无胆 · 018
- 八 谈汉字的结构与用笔之关系 · 019
- 九 谈“四王”名实 再谈《圣教序》临写之法 · 021
- 十 “游云惊龙”之声病 · 022
- 十一 惠赐墨宝 为黄胄画题诗 · 024
- 十二 给我改作业 · 026



- 十三 鉴赏字画 黄苗子赠诗 不照相 名片 · 028
- 十四 凡作书，胸中当先有一天大的字 · 030
- 十五 作书当从大处着眼 · 031
- 十六 与欧阳中石先生谈设立书法学博士学位问题 书法创作的意识与形象 · 033
- 十七 钱泳论书之拘泥 王铎平生少见墨迹 · 035
- 十八 鉴定溥儒字画 · 037
- 十九 谈中国书协成立 “功在禹下”之含义 黄苗子名从何来 · 038
- 二十 “爱新觉罗” 写字不可用力 · 040
- 二十一 鉴定字画 谈名人逸事 学书不必拘泥 · 042
- 二十二 谈古琴鉴定 书法用笔要诀 碑、帖之不同 · 047
- 二十三 谈作书不可有硬伤 溥心畲、刘海粟旧事 · 050
- 二十四 闭门谢客 · 052
- 二十五 中秋闲话 · 053
- 二十六 谈学书之难与字之形神 · 054
- 二十七 谈黎锦熙事 · 056
- 二十八 谈临帖与创新 联语之趣 何绍基书法之优劣 · 057
- 二十九 为金意庵书法展作序 谈学书之法与《圣教序》之形成 · 060
- 三十 不题跋 科举考试之弊病 学书当多临墨迹 · 064
- 三十一 为我题诗 谈所谓书法美学的价值 墨迹与刻帖之不同 · 066
- 三十二 名人轶事二则 学书当有选择
书法创新不是拼凑 古代名帖之真伪与优劣 · 074
- 三十三 讲解《妙法莲花经》书艺之妙 临写墨迹的重要性 · 078
- 三十四 临帖掌握字的结构至为重要 书论不可多读 · 084
- 三十五 赵孟頫的写字诀窍 · 089
- 三十六 谈孙中山、慈禧、溥儒书画之真伪 · 090

- 三十七 临帖当入无我之境 谈赵孟頫书法之特点 · 091
- 三十八 书法家徐利明来访 谈外事礼仪 · 093
- 三十九 最为忙碌的一个上午 · 094
- 四十 故人话旧 会见某国元首的礼节问题 谈汉字简化之得失 · 098
- 四十一 谈《三国演义》二事 · 103
- 四十二 再谈赵孟頫书法特点及逸事 临池功夫与“福不唐捐” · 106
- 四十三 由《曹丕庙碑》引出的话题 · 111
- 四十四 抱病待客 · 112
- 四十五 与刘乃和先生谈书法应酬 · 113
- 四十六 病中作书自嘲 谈诗歌创作二三事 · 114
- 四十七 为友人填词作跋 · 116
- 四十八 为邵华泽先生题写“书法展”标 · 118
- 四十九 谈字的立体感与执笔之关系 · 119
- 五十 看我所临写的《兰亭序》 · 121
- 五十一 谈字的姿态与美感 · 123
- 五十二 谈字的立体感与用笔方法 为韩国总统金泳三作诗 · 124
- 五十三 为唐长孺先生写碑文及墓志铭 · 125
- 五十四 再谈汉字简化问题 为金泳三作书法对联 说“不求甚解” · 126
- 五十五 为史可法尺牘作跋 谈明人避讳二事 · 128
- 五十六 怀旧 惠赠《松本芳翠书法集》 为我改诗 · 129
- 五十七 接受“东方时空”采访 · 132
- 五十八 为台静农画梅册题诗 谈举办书法展之利弊 · 134
- 五十九 为我批改习作 赠我毛笔 · 136
- 六十 为我题诗 · 138
- 六十一 写书法与“吊嗓子” · 139



- 六十二 关照我的生活 · 140
- 六十三 关照我的工作 · 141
- 六十四 “岁不止头”及其他 · 142
- 六十五 谈文史中的侠客 再谈写字的用笔方法和结构问题 · 144
- 六十六 谈“猪跑学” 鉴定碑帖字画 · 146
- 六十七 谈书法艺术的标准 为华为集团作诗 · 150
- 六十八 谈字的立体感 · 152
- 六十九 再谈用笔与结构之关系 · 154
- 七十 为谢伯子画册题诗 · 157
- 七十一 谈怎样学习行书 · 159
- 七十二 趣谈“八股文” 细说“炎黄子孙” · 164
- 七十三 史树青先生谈启功先生的学问才情 · 167
- 七十四 谈《当代名家书画唐诗三百首》书法集出版事宜 · 170
- 七十五 给先生交作业 · 173
- 七十六 追念启功先生 · 177
- 七十七 学书自述 · 181

能与古贤齐品目 不将世故系情怀

——纪念启功先生百年华诞 · 183

启功先生书法、绘画作品选 · 198

附说心语 · 178

附录一 张志和书法纪事 · 207

附录二 张志和主要著述一览 · 219

附录三 张志和书法作品选 · 225

一 初次拜见启功先生 谈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1992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启功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9月初入校，先生因病住院，直到10月21日，我到副导师邓魁英先生家，邓先生安排去见先生。前一天，邓先生已对启功先生讲：“弟子已到西天，还没有见如来佛啊！”启先生答应次日接见。

10月21日，下午三点半，邓先生带我到启先生家。先生迎入，落座后，我环视先



作者与恩师启功先生在一起（李景禄 摄）



生的书房：书籍画轴堆满四壁，一张长条几案，大概是传了几世的，不够长，案头又接续了一张折叠式餐桌，铺着一张旧毡垫，已经有些破损了。我有点诧异：先生那些精妙的书法作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出来的？先生穿着毛裤，上身穿开衫毛衣，久病初愈，精神尚好，言谈诙谐风趣。

因我是从河南大学来，启先生望着我，谈起于海晏先生（字安澜，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精通音韵训诂之学，书法擅长小篆及楷书）六十多年前在燕京大学读书的事，说于先生当年在燕京大学读本科时，即著有《魏晋南北朝韵谱》，当局不承认，不予出版。于海晏出身大户人家，便自费出书。此著后来影响甚大。先生因感叹当时音韵学界门户森严，后进者极难出头。

其间聊了一些其他话题，后又谈及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当时，北京二环路立交桥的桥名请一批书法家题写，《语言文字报》表彰了启功先生，说只有先生题写的“建国门桥”字体最规范，但先生不以为然，他自责说写的“国”字就不够规范，将里面的“玉”的那个“点”点在“王”字末笔的右端，是和印刷体不一致的。还有人说，他写的“来”字，中间一竖，不当是“竖钩”。先生叹息语言文字的规范化的确是个难题，《语言文字报》由国家语委主办，可是报头“语言文字报”上有一行拼音，却不标声调，没有抑扬顿挫，怎么念？

随后有客人至，我们退出，先生坚持要起身送我们到门外，并说：“第一次来，我当送。”

二 谈音韵及吟诗 “习字秘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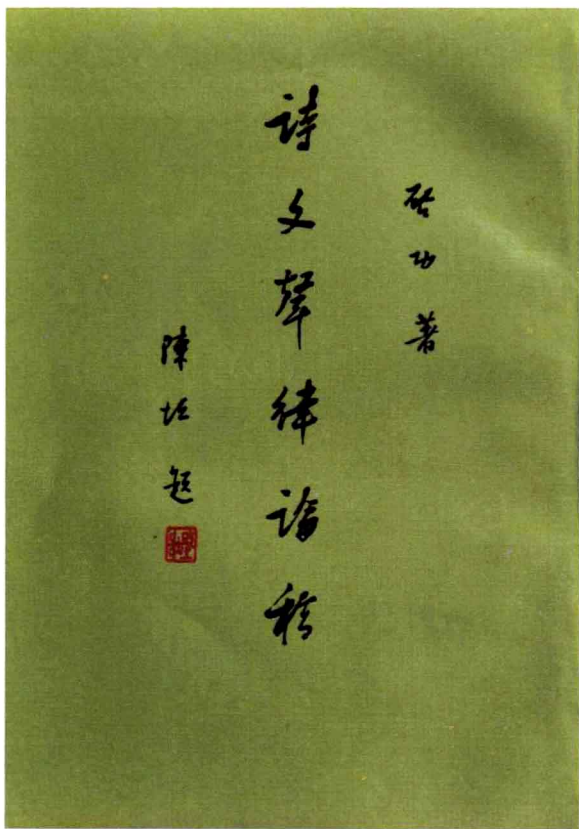
1992年10月24日下午四时，我去给先生送书信，恰逢最后一位客人离去。先生嘱我以后送信如无急件，不必天天送。遂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和名字。当先生往笔记本上写时，我笑着说：河南大学于安澜先生说“志合”这个名字很俗。先生说：那就把这个“合”改成那个“和”。我笑着说：那我不就假冒成《渔歌子》的作者了？先生说：无妨，你就叫张志和，字唐人（自此我就开始用“张志和”这个名字）。先生又问及于海晏先生的年龄，我回答说：于先生已经九十高龄了，身体很好，只是听力略



作者1997年初夏回河南大学看望于安澜先生，自书“寿”字表示祝贺（李德润 摄）

有下降。先生说：“不要说九十岁的人，我的听力也不好了。”又笑着说：“你说现在的人就是长寿，钟敬文先生（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八十九岁了，虚岁九十，也还很精神呢！”

我又谈及在河南大学时，于先生曾说他想搞一本书叫《五韵合编》，先生问：具体是哪五韵？我说：因没有时间详细请教，不知道于先生说的是哪五韵。先生便说：可能是《集韵》残卷、《广韵》、《平水韵》、《中原音韵》和《洪武正韵》。但此事难办，韵有南北，又难分南北。比方说，周密（南宋人，文学家，著有《武林旧事》等）是济南人，住在杭州，他如果编韵书的话，就恐怕难分出南北来。音韵受作者时地限制，很难说就代表了当时的标准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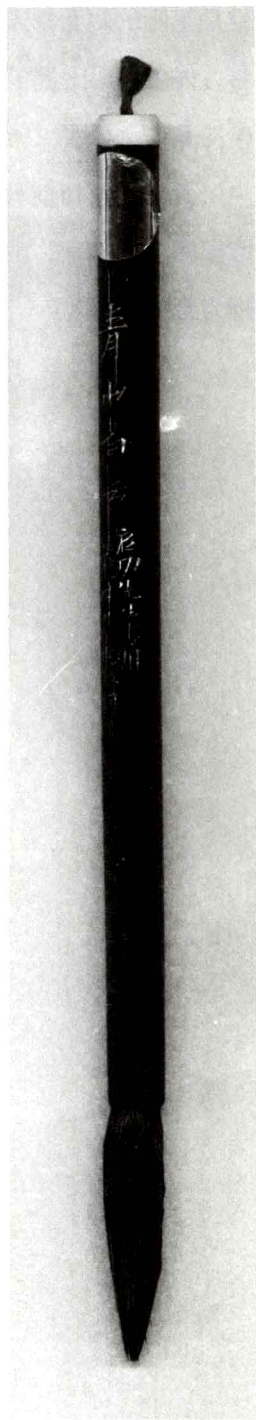


启功先生赠送给作者的第一本书

先生又说：有一种奇怪现象，音韵从西北到东南的江浙、广东，至今都还有人声韵，但东北和西南没有。我是地道的北京韵，但有时也说入声字，别人以为怪，我是背韵书背出来的，譬如“刻”，既说“ke”，也说“kai”。又谈及吟诗，我说，河南大学的华钟彦先生能吟古诗，已故，他家里有不少磁带。先生笑着说：吟诗是一个人一个样儿。过去，黄季刚（名侃，笔者注）是湖北人，吟诗像唱皮黄一样。谈及此，先生将所著的《诗文书律论稿》一本送我，因是手写的，我说，这一本我已经读

过，还当字帖临写过。

话题转到书法上，先生说：学书切忌苦练。临池写字如同打台球、下象棋一样，是要有兴趣去“玩”，学问也是“玩”出来的，如当作什么重大的事情来做就坏了。当年胡适先生在辅仁大学讲演，有人问怎样做学问，胡适说，我送你一个法宝，就像孙悟空三根毫毛一样，一是会“玩”学问，二是要会一门外语，三是要备一本大辞典，因为问别人不如查书。要是不会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查。有人说写字没有别的，就是多写，这是不对的，是要写得准确。方法很简单，譬如一本字帖，可以先看着写一遍，然后在要写的字上面覆盖一层塑料布，塑料不沾墨，可用肥皂水抹一下，在上面写，这就叫“摹”。然后再临写，字的结构就容易掌握了。这样来得快。不要看书论之类的东西，什么笔法，尽是胡扯八道，康有为、包世臣、阮元都是胡扯。我告诉你一个学书法的秘诀，叫三多：有钱多买帖，有时间多临帖，没有时间临写就多看帖。我的看法，少临碑，多临帖。石碑上的字是刀刻过的，失去了原样；帖，也就是墨迹，容易看出运笔的真实情况。康有为谈书法很玄，譬如他说写字要“中画坚实”，哪有的事？譬如写一横，四面都是用刀刻的，怎么个“中画坚实”法？还有什么“中锋运笔”（说到此，先生随手拿起一支毛笔，蘸了清水在一个旧信封上为我做演示），只要下笔，笔锋就铺开了，中锋何在？所谓的中锋也



1992年10月24日，启功先生赠送给作者的“青山白云”牌毛笔，上有“启功先生专用”字样，作者一直珍藏至今